十分一

同話

Hong Kong Ten Percent Journal
3.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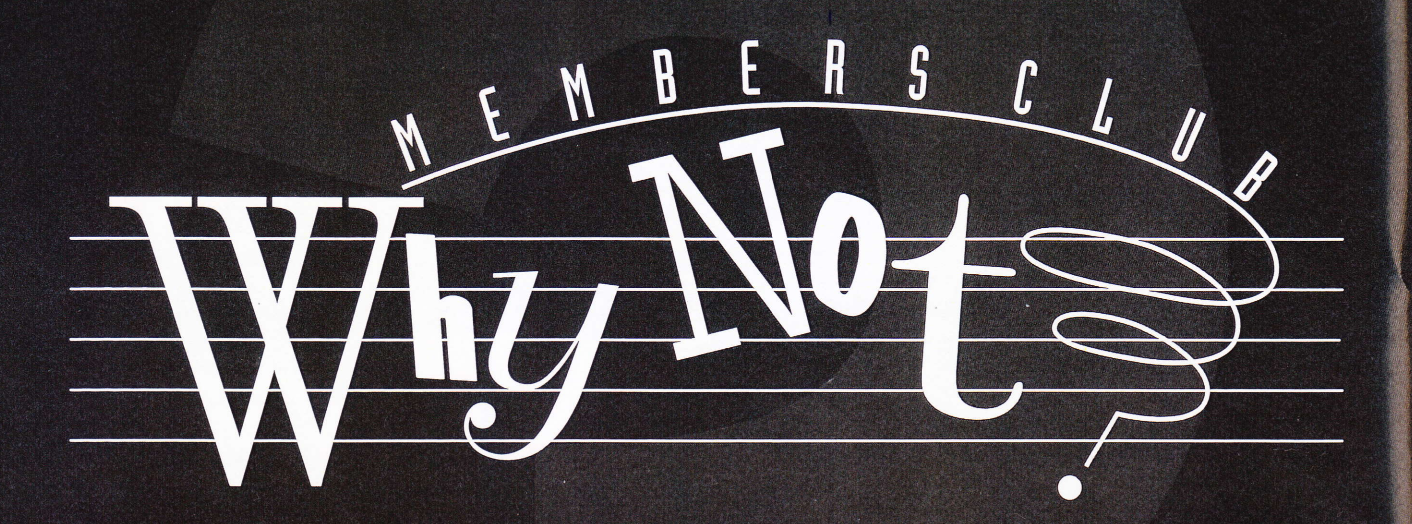
專訪男體攝影師楊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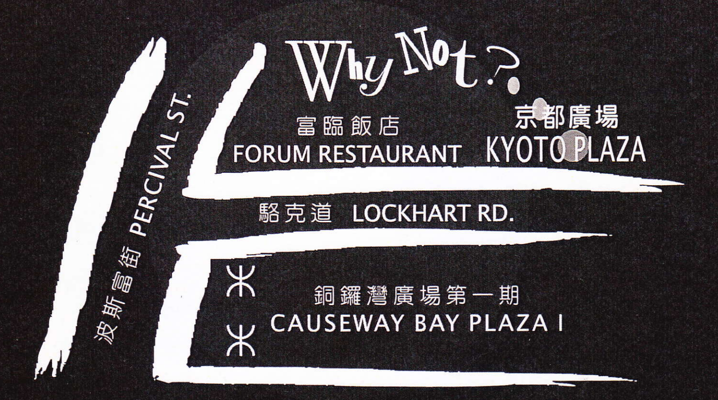
女同志至上

性生活上的問題

非賣品
Free

Café • Karaoke Lounge • 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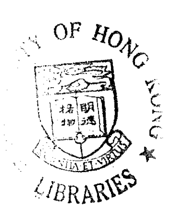
Opening Hours Sun Thur 8 00p m 2 00a m Fri, Sat and Holidays Eve 8 00p m 3 00a m

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廣場12樓電話：25727808

12/F KYOTO PLAZA, 491-499 LOCKHART ROAD, CAUSEWAY BAY H.K. TEL: 25727808



編心同話



同志官員難以承受的壓力

葉文清

前入境處長被炒，牽起一場風波。案件本來與同志圈風馬牛不相及，但一個深入品格調查，令我們醒覺，同志要在香港第一大僱主裡頭攀爬上去並不容易。

梁銘彥事件告訴我們，政府官員入職升職必須經過品格調查，官階愈高，調查愈深入。前政務司曹廣榮在報章透露，深入品格調查涉及私隱，包括性取向，而且是「重點之一」。為甚麼會是重點之一？政府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市民的榜樣，除了過人的工作能力外，還要有良好的品格。但怎樣才算是品格良好呢？同性戀就代表品格壞透了嗎？晚上跟誰在床上，會影響我日間待人的誠信、工作的魄力嗎？

香港現有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簡稱A.O.）五百多名，有多少是同志我們無法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最高級那幾位一定沒有同志的份兒。你看男的會帶妻子、兒女見報去；女的有哪個沒有把丈夫的姓氏排在前頭？未婚的，代表了你與這個官階無緣。此外，每位政務官都有一本小冊子，內裡詳列你的個人資料、履歷、家庭狀況，妻子兒女也被介紹一番。哪個還是單身的，一目了然。這個對同志公務員來說，無疑是一種壓力。

三年前，香港鬧著X先生事件。政務官X被兩名壞份子勒索，要脅要公開其同志身分。事件鬧上法庭後，法官雖然頒令傳媒不可公佈X之真姓名，但政府官員皆知道，他就是某副署長。事情已告一段落，兩名壞份子被繩之於法，但X的前途也就此毀於一旦。X一向官運不錯，此事之後，三年來未有升過職，儘管四周人事大有調動。這個是否巧合，只有X的上司們才會清楚！

一名男同志政務官告訴我，他喜歡把各女性朋友的相片貼在辦公室，掩人耳目是也。在一年一度的舞會中，他會找一位認知他性取向的女性朋友作伴，目的也不言而喻。他很勤力，週末週日也在辦公室度過。但他坦言不敢有太大的野心，登上司級官員的職位。「我知道普羅大眾不會接受我的同志身分的。」儘管他有晉升的能力。

同志也是人，為了幹活，為了証實自己的工作能力，他們在各大機構中力爭上游。偏偏攀得愈高，身分帶來的壓力便愈大。無怪乎他們不敢在同志圈中太過活躍，又或者要找來個偽名，不敢與同志們坦誠相對。

同志的身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社會給予他們的壓力。這種壓力會影響他們的自信心、人際關係，甚至扼殺他們的工作能力。

香港十分一會 **出版**

HK 10% JOURNAL IS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EN PER CENT CLUB

九龍中央郵箱 72207 號
Kowloon Central P.O. Box 72207
電話 Tel.: 2314 8726

編輯部 Editorial Board
電話 Tel.: 2679 6552
傳真 Fax: 2679 3563

《目錄》

編心同話
同志官員難以承受的壓力 葉文清 1

同真歲月
性生活上的問題 葉文清 4

萬花同
絕代雙Drag 王志強 8
同志出版揸Fit人 Sam 11
女同志至上 阿王 13
畫出人生──文程遠 Victor 15
中大同志挑戰校園恐同氣氛 程敏 18

同途萬里人
解構解扣 王志強 22

同志圈同志事
搞搞新意思 莎拉 24

大同世界
同志網頁精選 阿王 26

結伴同遊
最接近同志旅遊點 小卒 27

同感互通
展望交流98大會 阿郎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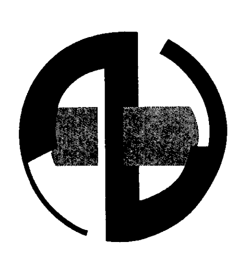
同聲同戲
貼身的幽默感、呼天搶地的嘶叫…… 小卒、Victor…… 30

同夢
M and M, S and S 歐陽應霽 35

同男同女
色情刊物 狡童、小卒 36

同一天空下
對待傳媒 避之則吉、那一夜，我們如此接近…… 滄浪、可曼…… 37

同話集 40



「十分一同話」乃香港十分一會刊物，三個月出版一次，每期印數一千份，免費派發會員及有興趣人士，並存放於餐廳、酒廊、卡拉OK、書屋等，以作推廣。

所登內容，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所有人物對本雜誌之參與，與其性取向無關】

性生活上的問題

葉文清



藝人邵國華在明報暢談性生活，坦言完美的性生活有助兩人感情的維繫。
一名婦人致電港台性熱線節目，訴說丈夫要求離婚，原因是她未能滿足丈夫的性需要。
性，一個我們常羞於談論的話題，偏偏它又是我們戀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它可以加深兩人的感情，也可以催毀兩人的關係。異性戀是這樣，同性戀也不例外。

同志性愛資訊缺乏

香港人的性教育一向貧乏。兩年前，洪朝豐大膽的在電台節目中談性，引來一時哄動，其他傳媒紛紛效法：報章增設了性知識版，有關性知識的書本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界不甘後人，嚷著要加強性教育，但他們都是從異性戀的角度去探索。即使提到同性戀，充其量只講到那不是病態、我們應該尊重等等的論調。究竟同性戀者的性生活是怎樣的？怎樣達至性高潮？有甚麼問題沒有呢？那些專家卻完全沒有提及。

男女要結婚了，可到家計會上課，聽聽夫妻之道，驗驗性能力有沒有問題、包皮會否過長。坊間有為新婚夫婦而著的書本，內容有教你如何交合，如何令對方達致滿足，更有錄影帶的試範。盡管你是初哥一名，只要是異性戀者，坊間不愁找不到途徑去「補習」，大不了問問家庭醫生便是。但同性戀者求助的門路則不多，好不容易才有這方面的輔導。據同志熱線透露，他們經常收到同志的電話，表示不知如何做愛，或想詢問一些性常識，甚至尋求與愛侶性生活不協調的解決方法。

壹加壹等於零加零？

阿成是一名男同志。半年前，他認識了阿偉，並發展成情侶。他喜歡偉，尤其是那種偎依時的溫馨感覺。但他一直憂慮性會是他倆發展的一大障礙。

原來偉很響往肛交，他認為肛交可令兩人有結為一體的感覺。若做愛未有肛交，總覺得未能盡興。他每次肛交，總是做壹的角色，就是要進入對方。阿成不抗拒肛交，但也只願意做壹的角色，因為「做零好痛」。壹加壹會怎樣呢？

「阿偉曾表示願意嘗試做零，讓我進入，但我怕這是一個交易。」阿成坦言他倆的性生活總是未能協調。他很想維繫與偉的感情，是故四處向熟朋友請教，希望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法。

兩個零的走在一起也有問題。

志華外表健碩，是健身院的常客。他告訴記者，在性行為方面，他喜歡做零。這正好打破了外表剛強的一定是壹的論調。六年前，他首次踏足同志圈。他的初戀情人把陽具插入他後方，自始他愛上了那被插入的感覺。多年來，他的感情離離合合，多少與性的問題有關。

「我以前有個lover，他其實也是喜歡扮演零的。他攤在床上，我主動少少他便有些好女性的反應，我的感覺不太好。」

志華坦言對性伴侶要求很高，做得不好，他會很煩躁。「若性方面唔O.K.，其他的不滿都會相繼而來。」他說。

對肛交的不同態度

提到男同志，直人總聯想到肛交，以為那是他們唯一的做愛方式。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周華山也多次強調這一點。但很多同志卻又犯了不喜歡的、少人做的便去鄙視它的政治錯誤。

「周華山在書中（香港同志故事）煞有介事地說只有極少數的同志喜歡肛交，講到肛交是一種不健康的行為，正常的同志是不會幹似的。其實肛交有甚麼問題？那只是一種做愛的方式。只要安全，用套、用KY，配合適當的姿態便可以。就算少人做也不代表它有問題。」志華說來還有點氣。

「有些同志以肛交來開玩笑，說甚麼『屎忽鬼』，這樣的態度要不得。我相信很多同志其實未試過肛交的樂趣，只是受他人影響而不去認識肛交，甚至加入取笑的行列。」

志華的舊戀人曾對他說：「我是不喜歡肛交的，我願意，全因為你！」志華聽後非常不滿：「平等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令我覺得自己欠了他似的。別為了please我而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志華坦言這是他倆分開的主因。

自負的孔雀

同志的關係很多時從性開始；但別以為他們是開放的一群，很多同志對性的態度，還是非常保守的。有同志連口交也覺得污穢，更惶論肛交了。有同志則缺乏自信，介意自己沒有漂亮的身段，或嫌棄自己的器官未夠雄偉。一位女同志告訴記者，她有一位女朋友，做愛時連內衣都不肯除下。

David出道十年，他形容自己站出來後，整個人猶如脱胎換骨、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一樣。他的性格坦率，在友儕中口若縣河，偏偏他的伴侶（相織一年）卻沉沉默默的。在性方面，David說他「未夠放」。David覺得這位愛侶有待「being educated」，是「未成長」而已。

「要拿出來傾。很多人just do it, don't talk。這是不對的。」 這就是David的解決方法。「我講我的feeling，希望他會聽、會成長。沒想到會到何時，可能是明天。」

David認為保守的性態度是美滿生活的一大障礙。「沒有一本字典教你應怎樣做，關鍵在於我們有否把genuine personality（真我的個性）表達出來，而不是要做pretentious peacock（自負的孔雀），永遠把美的一面給人家看，而不把內裡的真表露出來。」

「很多同志都未解放自己，保守到以為性是shameful、dirty。愛一個人，也愛他的body，那是聖潔的；不潔的只有我們的思想！」

「做愛就像兩人走入自由的境界，一對couple應在這境界中盡量explore多些經歷，在安全的情況下多嘗試。」

女同志的性問題

有說男性的性需要較大，是故十九區的公廁都變成魚塘，桑拿浴室也開到成行成市，但總未聽過有女同志的魚塘。Irene



是一名T.B.G.（Tom Boy Girl），她坦言自己的性需要不大。「我覺得最重要是溝通，我喜歡那種親密的、溫馨的感覺，是否有徹底的性行為不太重要。」

那麼，性對於女同志來說，不會是兩人交往的障礙嗎？

Sammy是個出道多年的T.B.（Tom Boy），她覺得生理的結構有時會影響兩人的性生活。「月經期間我們不便有性，倘若這個時候對方需要，那就麻煩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Sammy曾被指性冷感，對方更質疑Sammy是否還愛她。

女同志可有T.+T.或G.+G.的問題嗎？「沒有！」Sammy一口咬定。「女同志較容易分出T或G，起碼我那個年代是。T一定不會追求T，兩個T不會走在一起。兩個G有可能，但應該沒有甚麼問題。」

婚外性行爲

Tom與Ken相戀三年。Tom覺得兩人的性生活沈悶，沒有甚麼變化，遂開始到外邊「搵食」，在魚塘、桑拿尋求新刺激。Tom卻覺得沒有甚麼不妥，只要沒有牽涉感情便可以。Ken發現後卻無法接受：「對一個人的性慾隨著時間而減退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們應該多尋找其他的生活情趣，以補償那不足之處，而不是出外尋花問柳。」Ken說來頗有道理，可惜最後兩人還是以分手告終。

圈中確有性與愛可以分開之說。自在社創辦人Julian就常與伴侶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到他倆的協議——只要不產生情愫，有需要的，各人可外出「搵食」。有人批評這會令人誤以為同志總是濫交的，但Julian卻覺得這是他倆關係能維持六年的關鍵。

單一的性對象當然沒有游戈魚塘時找來的來得新鮮刺激，但各自偷食的協議是個正面的解決方法嗎？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輔導員的意見

同志熱線（Horizons）是香港少有提供同志輔導的機構，輔導員須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訓練，而對性的態度是訓練範疇之一。發言人邵國華（Roddy）對同志的性生活問題有以下看法：

「性行為的定義可以很廣泛，拖手也可以是其中一種。要有美好的性生活，首先應多些認識自己的身體。要釋放自己的身體，不要給自己太多規範或道德的判斷。性可以是很多元化的，性行為不一定限制於性器官。自然派之士堅持每一器官有其功能，但我們老早已借助耳朵來架起眼鏡了。肛門和陰道一樣，只要依從那四項法則（滿足、安全、衛生、健康）用來交合是可以的。」

「零壹的問題真的存在嗎？剛才說過，性不應有太多的規範。我們不必分甚麼零和壹，這樣只會限制了自己的選擇。有人說自己不可做零或不可做壹，那只是心裡狀況的問題。」

「單一的性伴侶不一定會悶。悶是因為模式不變而不是因為個人。只要模式多變，便會有新刺激、新面貌。但若兩人有協議（偷食），我們應該尊重。如果有些人確有這個需要的話，我們也應該尊重，不應妄加道德的判斷。」

性生活不美滿，容易引起婚外性行為，甚至摧毀兩人培養多時的感情。但怎樣去維繫一段美滿的性生活呢？這就有賴雙方的配合。開放的、正確的態度也許是關鍵的所在。



絕代雙DRAG

王志強



Drag者，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也。部份男同志尤其喜歡扮女人娛己娛人，每逢節日派對，總有男扮女裝表演，無論是得啖笑哈哈騷，還是極盡性感挑逗的艷舞，都有市場有供應。

究竟drag queen心裡想甚麼？是如一些人所說，以易裝來對性別界限作顛覆？還是遺憾「怎麼天生不是女人」，純粹滿足個人慾望？眼前Dio和Kelvin兩位drag queen，卸下了濃妝，向我們剖白心聲。

Dio（右）和Kelvin（左）兩位drag queen之花，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在CE Top爭妍鬥麗一番。

扮女人做回自己

CE Top每月都有好幾次drag show，有時是新晉drag queen初試啼聲，有時是躍躍欲試的男客人客串，而每月重頭戲，必由Diana和Karen兩位當家花旦演出。熟客都知，當Diana遇上Karen，必定會爭妍鬥艷歌舞連場，誰也不想給誰比下去。

Diana外號鬼馬歌后，最擅長邊跳邊唱梅艷芳的快歌；而Karen的標誌是一對蜘蛛爪般的長睫毛，她走純情玉女路線，專唱慢歌。

下了台卸了妝，Diana和Karen兩位阿姐其實都是男人：Diana真名叫Dio，是一個廿三歲的男侍應；而Karen現實中叫Kelvin，是Dio的同事。

Dio比Kelvin早幾個月踏上drag壇，兩年前，Dio的老闆偶然看了他一張鬧著玩拍的男扮女裝照片，認為他有潛質做drag show，Dio於是大著膽子作處女演出。他說：「穿上女仔衫，感覺好開心，可以做回自己，知道現實中做不到女孩子，在台上得到了剎那間的快樂。」

穿裙上街被人撩

十八歲某天，Dio忽然想試試扮女人的滋味，戴了妹妹的胸圍，裡面塞滿海棉，穿上她的低胸背心和短裙，化個淡妝，由沙田家裡坐車到九龍。在街上，屋村飛仔向他吹哨，男人的目光在他身上流連，令他有種說不出的快慰。



Dio說，化好妝穿好晚裝，連自己都會讚歎自己漂亮，望著鏡子入神。

另一次，他在尖沙咀Wally Matt換了女裝，步行到Dateline Cafe。那天是元旦夜，街上路人很多，沿途有警察撩他。去到Dateline，還吸引了女同志的目光，直到他入了男廁，才知他是男孩子。

「那時有種力量驅使，覺得自己好靚，無論身材樣貌高度，drag了十足十一個女仔，我覺得自己幾成功。」

Dio自小羨慕女孩子可以化妝穿裙。讀書時沒有錢，買支眼線筆來畫眼線也滿足。踏上drag壇後，可以名正言順買裙子買化妝品，豈不快哉？Dio的衣櫃裡有八條裙：晚裝、旗袍、婚紗、小鳳仙都有，家人問起為甚麼藏著女人衣服，他就説是公司物資。Dio還會親自到太子金都商場買珠片晚裝，穿穿試試很有樂趣，售貨員問起就説是開化妝舞會用的。他說：「未試過尷尬，叫他們改埋添呀！」

工作需要

Kelvin和Dio剛剛相反，要買裙子、胸圍、絲襪，他過不到自己那關，統統請Dio代勞。Kelvin解釋：「Drag幾好玩，我的心態只是玩玩；現實中，我不會穿女人衫，也不渴望做女孩子。我家中沒有女裝衫，也沒有化妝品，連drag的照片也不會帶回家。drag只限於台上。」



Kelvin羽毛頭飾和波波bra top都是他親自一針一線縫製，花了三、四天時間。

Kelvin記得四年前，在街上看見幾個男扮女裝的人，他的即時反應是反感，他說：「明明是男人，無論怎樣扮都不會似女人。那時我想也想不到自己現在會做drag show。」

他記得第一次化了妝穿了女人衫，站在門後等表演，心裡緊張得要死，怕觀眾的反應，跟他第一次看見drag queen的反應一樣：反感。當上了drag queen，他認為是由於自己有職業道德：「我在CE Top工作這麼久，老細希望我們搞party娛樂客人，我們就決定搞drag show，主要是基於工作需要。」

被女同志追求

雖然Kelvin不及Dio那麼熱衷drag，但「她」試過被女同志追求：那位痴情女子看過Kelvin表演，雖然明知他是男兒身，仍熱烈追求，晚晚打電話來酒吧約「Karen」，專登上來等他放工，他每每要想藉口來推辭。Kelvin說：「如果一個男人喜歡我drag，約我去街，我或者會去；女同志約我就不行，何況我根本不是女人。」

Dio未試過因為drag而被追求，反而招來男朋友的不滿，每次都要向他保證：「這是最後一次！」男朋友便埋怨：「每次都說是最後，隨便你啦！」Dio只試過一次説服到他來看表演，他卻黑口黑臉坐在一角。Dio說：「我有時衣著幾暴露，人總不喜歡自己lover在台上又唱又跳，任人看馬騮那樣看，他的反應很自然。」

Kelvin現在沒有男朋友，問他drag會不會影響結識男朋友，他說：「冇辦法啦，如果我喜歡的人不喜歡我drag，我不會隱瞞以前我drag過，唯有以後不再drag。」

彷彿是明星

Dio享受drag，很大程度上是享受在台上如明星般接受掌聲和尖叫聲，他說：「現實中做不到歌星，現在起碼做到個夾嘴形的drag星。如果沒有掌聲，沒有人看我，好upset。」Kelvin也同意：「我們兩個負責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其他星期日由名氣較低的新人負責，只得十幾個觀眾，要是我也這樣我寧願不做。」

Dio和Kelvin除了在CE Top這個地盤做騷，也曾被邀請到97吧、H_2O、PP等場地表演，觀眾人數通常超過一百人；甚至試過被保險公司邀請，在一班直人面前表演艷舞。Dio說他們的反應比同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些男觀眾還請他們跳舞，又向他們獻吻，一點也不抗拒。他們表演有時免費，有時收到五百或一千元利是，但若要認真計錢，總是有蝕冇賺——為了保持新鮮感，他們堅持每次穿不同款式服裝，花費不少。

「買一條裙1000至2000元左右，另外還有飾物、化妝品；絲襪每次一對也要錢。從開始到現在，我們每人花在買衫方面，也有六、七千元，算起來我們要倒貼的。」Dio說。

花費金錢和精神

除了金錢開支，精神心思虛耗更大，每次都要出奇制勝，花時間選歌、練夾嘴形、設計舞步、排舞之餘，又要構思化妝、髮型、服裝，樣樣一腳踢。譬如為了自製一個「波波bra-top」，Kelvin把一個個棉花球縫上一個胸圍，花了三、四天；Dio在裙子上釘一朵珠片花，花了兩個星期，還要節食減肥——Kelvin和Dio每次表演前都頭痛。

「這樣辛苦又自己出錢，主要為興趣，趁年輕做喜歡做的事，年紀大了就不會再drag，否則會給別人取笑『老妖精』、『大姨媽』。而且drag得多始終會厭，次次出場即使不漂亮，別人也會讚你漂亮，讚極都是用個『靚』字，真沒意思。我已經開始厭倦，會減少演出次數，過番一些平淡生活。」驟耳聽Dio說，會以為他是一個急流勇退的紅星。

不變性

自小羨慕女性，又喜歡drag，Dio有沒有想過變性呢？他的想法很清晰：「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第一句答：『絕對不會。』變性之後會好慘，可能淪落做吧女、舞女、流鶯之類，嫁的人又唔慌四正，可能是做地盤。一個變性女人，在男人心目中，始終有次貨的感覺。我寧願做個真正的男人，在同志圈中選擇多些。跟一個男人談戀愛，起碼在他心目中，還可以如珠如寶。」

Kelvin意見相同：「一定不會變性，我好enjoy我現在男性的身分，drag只是為了工作和just for fun。」

DRAG心得

Drag queen由男變女，性徵大轉移，當中的心得也是一種智慧。



Dio試過穿著這些衣服，由上環CE Top走到蘭桂坊的97吧。

鬚根：要遮蓋鬚根，當天必須剃兩次鬚，然後在上面先塗一層濕粉，再塗一層乾粉。

喉核：除非喉核不顯眼，否則必須穿樽領衫。

腋下：穿背心、入膊衫之類時，必須剃腋毛。

胸部：要合身材比例，譬如身高五呎六吋，三十三吋胸便適中，太大只是用來搞笑。台上表演時，胸圍內只需塞廁紙；如果要在街上走，最好塞海棉，柔軟些，別人碰到也不會識破。

下身：若穿緊身褲，切記「攝牌」，否則會出現「現代」效果。把男性特徵「辦」向後，用膠紙在內褲外貼好，才穿上緊身褲。



Kelvin的標誌是一對蜘蛛爪般的長睫毛。



同志出版揸Fit人

Sam

近年同志文化大有「後起之秀」；電影、話劇、文學……尤以出版界競爭至為劇烈。攣可以寫攣，直亦可以寫攣。究竟是社會開放了，抑或「市場需要」，同志文化大有可圖？筆者訪問了三位同志出版業內人士，三人的看法竟出乎意料地一致。

生活化改革

報紙一直是大眾文化下的產品。永遠保持著一個向大眾交待、維持大眾利益的角色。而早前《新報》Magpaper的改動，可以說是報紙界一項「突破」。

Magpaper是《新報》一份有關生活、潮流、文化的副刊。大約上年十一、十二月，Magpaper開始了一個名為《直達新基場》的專欄，專供男同志表達個人生活感受。未幾，更詢眾要求，今年一月再加一個有關女同志的《游離叻女圈》，與及逢週末刊出的《敗不BI筆》（故名思意，講有關雙性戀的議題），還有《Intelligence》版，文化版間有涉及的同志文化——對於這個仍被喻為是「保守」的香港，新報是否「大逆不道」？

Magpaper編輯蔡志峰表示：「你可以見到台灣每一份報紙都會有同性戀的專欄，相比起香港就沒有，就算有亦只不過間中提及。在香港，同性戀議題仍然比種族問題等所引起的爭議更大。我們想給同志一個自發聲音的空間，由同志講出自己的看法。」

蔡志峰認為，「現時不少同志報導，均是以訪問形式出現，並非同志自己現身說法，難免有歪曲的情況出現。此外，就算是一些同志作家，他們所寫的亦可能是因應『大眾需求』。」蔡志峰想給讀者多一點不同的聲音，由讀者自由去評價。

蔡志峰續稱：「現時一些有關同志的文學，一是不說，一說就非常理論的。其實同性戀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不用每次也這樣高層次去看，可以生活化些，雖然我們亦會講及一些很政治化的課題如come out。」

至於有否考慮商業因素？蔡志峰斬釘截鐵謂：「沒有，亦不想別人以此為賣點。」

現時，Magpaper的同志欄約有十名自由撰稿人，由於每次編輯部都沒有主題限制，可謂真正做到同志自由想做的東西。

軟性的讀本

說報紙是大眾文化，書籍可以說是較「深層」文化。次文化堂、陳米記，甚至連「商營的機構」博益、壹出版亦有出版

同志書籍。不過最受專注的，香港只有華生書店。

華生書店九五年尾成立，由第一本同志書《他他她她的故事》至即將出版的《桃色嘴唇》，總共有四本同志書籍面世。負責人盧劍雄謂：「兩年前同志市場沒現在那麼擠擁，雖然台灣有出版，亦有一些外國的同志書翻譯，總希望能有一些中國人寫給中國同志看的書。機緣巧合之下，便自己搞了出版。」

在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華生書店的空間是「走軟性一點的、健康的同志小説。」

盧劍雄説：「以前一般的作者如林奕華和邁克走的都是比較文化人的路線，亦有如周華山般比較著重理論研究。我想找一些平凡人會發生的故事。可以是個人經歷，亦可以是創作性小説，不用甚麼悲情掙扎，亦毋需討論自己點come out，可以是簡簡單單一個愛情故仔。」

故此，其他出版社可能會找來知名度高的同志作家，亦要求作家come out。而華生書店的作者可以是「無名無姓」，真人不露相。

雖説同志出版近年較為蓬勃，但據盧劍雄表示，現時仍是艱苦經營，並非一個有利可圖的行業。盧劍雄作了個假設：「就算只有5%的人是同志，香港至少都有三十萬人；但在香港賣出二千本同志書亦很困難。可能一般的同志未必喜歡看書，又或者我們現時仍未做得足夠，令他們知道有適合他們看的書，所以一定要同業如發行商、報紙、雜誌多些報導，曝光率高才有機會提升銷路。」

思考新空間

無可否認，作為最前線的零售商——書店，他們對同志書籍市場亦起著很大作用。

青文書局的羅先生謂：「從沒以商業因素而決定擺放或不擺放某些同志書籍，反而是書的題材與質素至為重要。」

羅先生謂：「正如意大利球星馬天民講過；不管你是甚麼人，只要踢波踢得好就歡迎加入。同樣，只要那本是好書，不論是否涉及同性戀，我們都會擺賣。當然，我們亦只不過是零售商，這樣做與支持同性戀與否無關，我們沒有這樣的使命感。」

畢竟，同志的思想空間普遍仍然狹窄。童話「王子公主」式的戀情從不發生在同一性別上。如盧劍雄期望出版同志書籍能夠給同志們一個較大的空間，健康地成長，同時能認同自己的身分，不再受壓力。」

對！只要社會能拋去古老偏見，同志以後再不需要講come out or not，因為這根本是事實。



女同志至上

阿王

這幾年，香港的同志運動一浪接一浪，同志組織不遺餘力，替香港同志天空掛上一顆又一顆的明星，照亮著這個大同世界，就在臨近九七這個「關鍵時期」，再一個同志組織突冒起，令人安慰的是她插上女同志的棋號；令人質疑的是她好像有點女權主義的色彩。筆者跟這個組織做了一個訪問，讓大家看看「如此這般『女同苑』」。

來到中環的Club 64，女同苑的四位要員明珠、魚腸、Karen、Connie剛剛開完了女同志組織的聯合會議。筆者匆忙來個介紹後便開始訪問。

委員來自十分一會

女同苑成立於九六年九月，由五位女同志組成。她們分別來自不同階層，有在職的，也有在學的。看上去的才不過二十出頭，卻要承擔一個新冒起的同志組織，由聯絡到統籌，由無到有，魄力果真令人讚歎。但先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女同苑委員當中，有人曾是十分一的籌委及義工，Connie更曾是committee leader。為何不在十分一會好好發展那個仍未成熟的女子組，而擇自組「班底」，與一班新朋友在沒有「有利條件」的情況下另萌新芽呢？

Connie想了好一會，平靜地回答。

「我們不是覺得十分一會不好，但它始終是一個大組織，要顧慮的實在太多。雖然成立了女子組，但礙於方針問題，主要的照顧對象仍以男同志為主。在十分一會那段時間，深切感受到女同志是需要有她們一定的空間——一個純女子的空間，所以便與現在的委員組成女同苑。」

既然覺得當時十分一會的女子組有這樣的問題，為甚麼不向有關方面反映一下，提出改善方法或作出警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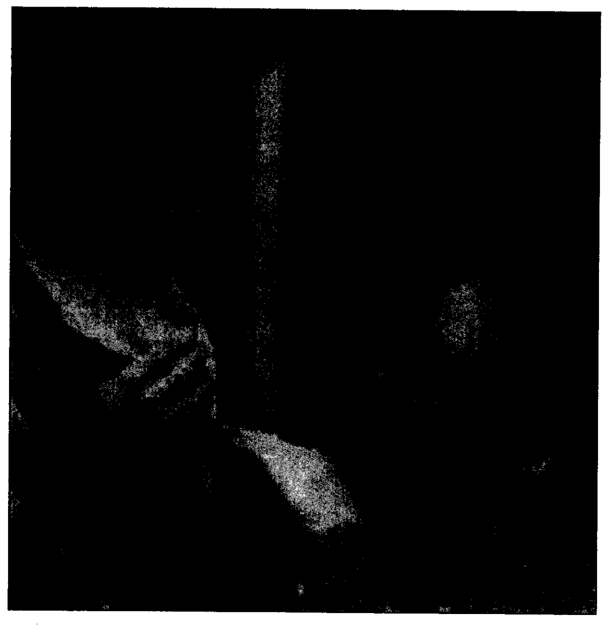
Connie悠然應對：「我不是放棄了十分一會。如果我放棄了或對這個組織完全失望，我亦不會依然是十分一會的會員，依然積極參與該會的活動。只是我們的取向不同罷了。」

明珠連忙補充：「很多同志組織以為搞多些娛樂活動、飯聚就可滿足到同志的要求。其實很多女同志是希望能跟圈中人多點溝通、分享、交流，但十分一會似乎只重男同志的小組活動而疏忽了對女同志的關懷照顧。有些情況是大局已定，改也改不了。」Connie接著回答：「況且難得我們這群委員在相識之初及非十分一的私人聚會下有著同一目標，於是事情在『講講下』的情況下便成事。」

著重健康活動

激烈討論之後，是一片相對無言。魚腸先打破緘默，告訴了筆者女同苑的宗旨：「我們不想同志活動只限於蒲點。除了蒲Bar、蒲卡拉OK，同志們還可有其他健康活動，我們再不想同志被label為異類。透過露營、行山、工作坊等有益身心的活動，希望她們能與同道中人有更多溝通機會，分享在面對家人及朋友上的問題。」

被問到會員的年齡分佈及會員對活動的反應時，Karen終於開腔：「會員年齡由十六至四十歲不等。她們相當支持我們所搞的活動，在非蒲點中認識到知音，絕不覺沉悶。」魚腸表示認同：「有些新會員甚至表示是因為性質吸引才參與我們的活動。老實說，我們由零開始，到現在有百多個會員是下過一定苦功的。」



原來，女同苑每三個月便出一期季刊，每半個月就搞一次分享活動，之外還有一些不定期的活動。其實女同苑的工作量相當大，支出又不少，筆者真是好奇，她們的人力、物力從何而來？

魚腸又說：「這就是我們一直存在的問題。我們只得五個委員做事。至於會的經濟來源當然亦是來自我們，你見到的季刊就是我們的血汗錢，其實真是身心地有點吃力。」

筆者隨即追問她們有沒有想過與其他小組合作，好減輕人力物力方面的負擔。

暫時不會註冊

魚腸不愧為〈女同誌〉的總編，「話事人」通常都會取主動發言權。「我們每月已定下一連串的例行活動，是鐵定不改的，目的是打好小組的基礎及會員間的關係。如果在本小組活動以外，再負責多一分職務，實在太吃力了。我們當然希望能與其他小組互相觀摩交流，但現在不行，等遲一陣子，我們培育了下一代接班再說吧！」

筆者提議再問一些敏感的問題。

「請隨便問。」四人果然齊心，大有請放馬過來之態。

「我知道你們仍未登記為註冊社團。九七將至，社團條例還原法亦開始進行改動。我想知道你們的去向怎樣？如果在九七後同志團體真的被立法禁止，你們會做些甚麼，依然做一個非法團體，還是會走出來爭取發聲的機會，抑或為免惹麻煩而放棄辛苦幹出來的成果？」筆者問。

Connie說：「現有的註冊團體在制度約束下亦可能在一夜間變為非法團體。要做事未必一定要公開註冊，得到法律承認。況且同性戀根本就未被法律承認。」

筆者再問，同志已被人覺得很closet，若將團體地下化，會否只會鼓吹同志永遠在closet裡，永遠不被認同呢？

魚腸即時反駁：「不是，只是我們覺得沒有條例的束縛，辨起事來可較靈活。況且現在我們仍在初生階段，組織尚未完善，我不排除日後我們會為了申請資助而申請註冊登記。」

重女輕男

「錢對於一個非牟利的新組織無疑是很重要，但筆者對於另一個女同苑的堅持依然想追問：「女同苑擺明車居馬是女同志組織，美其名是為女同志提供多一點空間，其實會否是提高女同志排斥男同志的意識？這種現象在這個圈中很常見，若你們還加強訊息傳遞，豈不是成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領導者？」

「但你知道真正的女子組織實在太少。我們其實亦有男同志會員，只是比例很少，我們真是照顧不來，所以只能取其一個層面去處理。況且，這個圈中還有其他小組，而我們的特色是全女子班；人家逍遙派亦是全男子班；另外亦有些男女同志一同聚會。再者服務性質都各有不同；有心理輔導熱線、有分享、有專搞飯聚和Party。各小組理念不同，服務對象不同，大家互補長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是很好嗎？何介意名號問題。甚麼歧視不歧視都不是問題。」珠女很有條理地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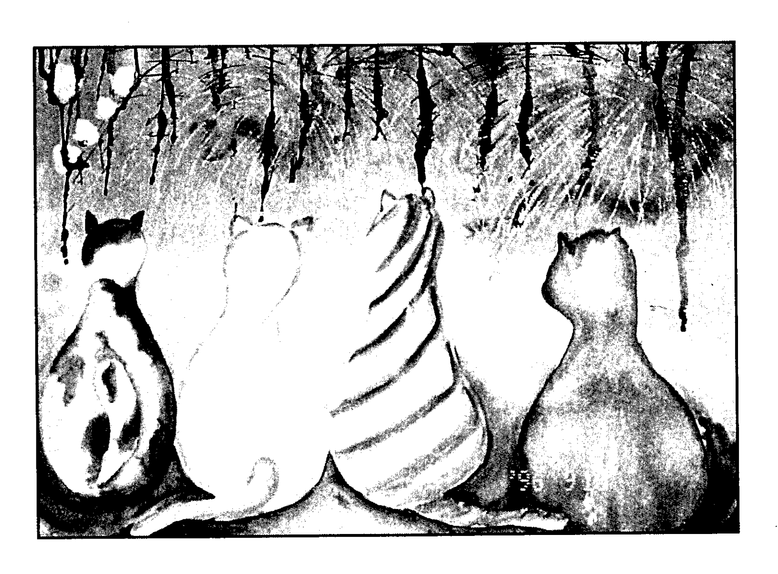
最後，筆者可以問的就是她們對女同苑有甚麼期望。

「搞好季刊〈女同誌〉」、「致力培育新組成的sub-committee，希望後繼有人」、「活動越來越多元化」、「會員得到她們理想的女同空間」她們四人一人一句道出了衷心懇切的期望。

畫出人生——文程遠

Victor





看不見的未來
The Unforeseen Future

認識文程遠這個人，事必先從他的畫說起。於今年一月底，文程遠在藝術中心有自己的畫展，展出的皆是他的水彩畫作品。其中有部份是以性別和性取向作為主題。對他來說，畫展不單單是讓知音人欣賞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透過作品與觀者溝通。不過，有意無意之間，他的作品卻出賣了他的同志身分，但他並沒有意圖借畫展站出來，若朋友看過畫展之後問他是否同志，他也只會默不作聲，然後微笑說：「我的畫已經說得清楚了！」或許這算是默認吧！

雖然他對站出來的行動有所保留，但他的畫如他的性格一樣——大膽直接。他毫不忌諱的畫了狀似男性性器官的圖象於畫中，當他的朋友看過這些意識大膽的畫之後均表示：「想不到文程遠原來是這樣大膽的！」當然説這句話的都是他「直」的朋友；至於「攣」的朋友就一點也不覺得驚訝：他本來就是一個那麼直接了當的人，要是訪問時要他説些他不想談及的事，他便不耐煩地説：「説別的吧！」他這不留餘地的性格卻令他活在一個愛情的悲劇之中。

一生不愛別人

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個非常倔強的人。就是因為太執著，以前與未分手的男友經常吵架。雖然與男友吵架比吃飯還要多，但他對這個男友卻是愛到恨，恨到愛。在熱戀未久，他的男友便移情別戀，他卻容忍男友整整兩年與第三者來往而不提出分手。那些有大男人情意結的小男人都會責罵：「係咪男人嚟㗎！」但他可算是男人之中的男人，他的氣量非比常人。問他為何有如此大的氣量，他笑言：「他年紀還輕，有本錢！」可是，這種對男友近乎縱容的態度並不表示他特別豁達，充其量只能説是隻眼開、隻眼閉。與男友分手之後，他立即「暈頭轉向」，意志一時消沉下來。儘管一班好友把他從失意當中拯救回來，但他仍然堅定的説：「我不會再在這個圈子找男友，因為他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最愛！」這句説話並不是信口開河的山盟海誓——到現在，他仍是單身過著獨居的生活。



迷惑的尋找
Perplexly Searching

不怕寂寞

雖然沒有至愛相伴，但他從來不愁寂寞，因為他把精神寄托於朋友和繪畫當中。信奉佛教的他坦言與男友分手之後曾經想過出家避世，最終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最初當他嘗試振作起來的時候，他主動聯絡「同志熱線（Horizons）」的義工，但該會的義工卻叫他去「十分一會」，因為在這個會社，他可以認識更多圈內朋友。於是他主動聯絡「十分一會」，怎料「十分一會」的義工卻告訴他如果需要尋求傾訴對象，最好打「同志熱線」的諮詢熱線。就這樣，本來已經迷惘的他變得更加徬徨。幸好，他最終在「十分一會」的教育組認識一班很要好的朋友。在朋友的協助下，他變得開朗了。現在他想在教育組推動同志的教育，讓自己的喜悦建立於別人的福祉之上。他認為通過教育，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因為他深信每一樣事物都有美麗的一面，難怪他的畫展現了一種執著的美。



顛倒黑白
Black into White



CE T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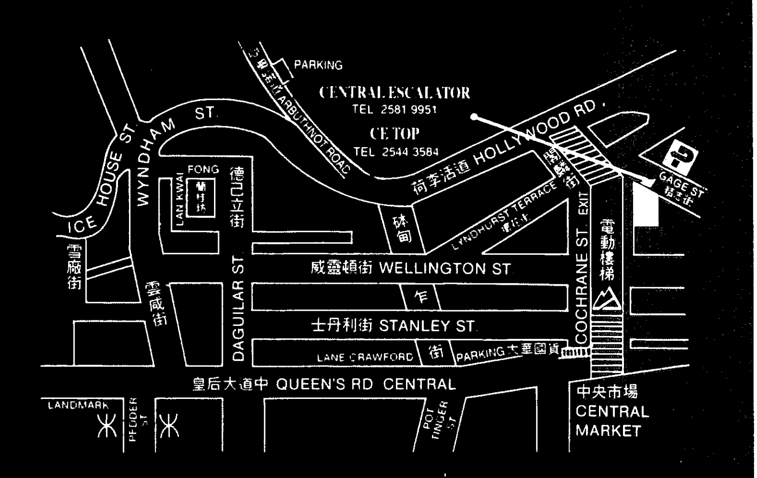
Disco

•

Karaoke

•

Patio



Tel: 2544 3581 / 2544 3584

Daily Opening Hours

6pm to 4am

9/F
37-43 Cochrane St.
Central
Hong Kong
(Entry in Gage Street, Opposite Park'n Shop's Entrance)

的士高

•

卡拉OK

•

戶外平台

每日營業時間

下午六時至零晨四時

中環閣麟街37至43號
祥興商業大廈9字樓
（結志街入，百佳超級市場入口對面）

中大同志挑戰校園恐同氣氛

程敏

香港的大學校園一向封閉、保守，對同性戀更有避之則吉的態度。偏偏又有人不懼強權，搞同志講座、同志電影欣賞會，更組織大專同志聯盟，讓他們互相交流。他並不是一向以同志運動而出名的港大社會系講師周華山，而是一名寂寂無名的中大學生，實行凝聚一股大專同志力量，挑戰大學校園內的恐同氣氛。推動這股力量的是學生湯米。

同志電影播不停

三月中的一個星期三晚上，中文大學有同志電影播放，記者聞風而至。好不容易才找到邵逸夫夫人樓，那小小的講室內，有觀眾四十多人，銀幕上正播放著關錦鵬的〈男生女相〉。看過電影後是分享時間，留下來的也有三十多人。他們互相介紹，說說自己的理想對象，又談各人的家庭壓力，氣氛熱鬧而融洽。

中大今年自一月開始，一直都有同志電影播放，主辦單位是中大同志文化小組。這個小組成立只有三個月，沒有官方註冊，可謂地下組織，但所搞的活動都很張揚，連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都略有所聞。

文化小組的核心成員是湯米。他在同志圈的日子不足一年。去年三月，他與好幾位朋友於中大搞了個「雙同又如何」的活動，內容包括同志書展、電影欣賞及討論會等。十月份又邀林奕華作演講嘉賓。同志風漸漸在中大校園內刮起。

大專聯校同志聯盟

除了中大的同志活動外，湯米更想到要把所有大專的同志聯繫起來，遂單人匹馬於一月份成立了大專聯盟（Joint Universities Queer Union，簡稱JUQU）。

「我搞這個聯盟，純粹因為我覺得很寂寞。我相信大學內有不少同志，但互不認識；可能與你鄰座的也是同志，但你不敢問，反而要在同志娛樂場所才知道彼此的身分。平日見面的同學只可以講功課、講考試，不能講我的感情事。我只想識多些朋友，希望大家可以交流，分享一下大專的生活感受。」

湯米去年向校方申請休學一年，是故可以多花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把JUQU上網，連自己的傳呼號碼也寫上去。又自掏腰包印製宣傳單張，並獨個兒跑到各同志場所、大專院校派發，號召大專同志來參與這個聯盟。

「我們搞了幾次聚會，都是傾偈吃飯，每次都有三十多人出席。當中有同性戀的，也有雙性戀的，總之沒有異性戀霸

權主義的我們都歡迎。有些是同班同學，來到才知彼此的身分。」

JUQU的宣傳單張曾傳到專欄作家許仲文手中。於是在二月份，他一連四日在明報副刊發表JUQU的意見，又為JUQU大事宣傳。此後垂詢的人更多，政務署的官員也致電來問及組織的情況。但這個聯盟尚未成形，沒有會員制，也沒有甚麼架構。湯米也沒有抱很大的期望：「我沒有甚麼打算。有需要的，這個組織會繼續成立；無需要的就由它散好了！」

校園氣氛未夠開放

湯米坦言對自己所做的並不樂觀。早在搞這些活動之前他已察覺到大學恐同氣氛非常濃厚：「在導修課堂中，有同學以某Department的講師是基的為笑話。講到許佑生的婚禮，他們說要作嘔。有教育學院的同學在性教育一課中，說不能與同性戀共事。港大的同志講座中，也有社工系的學生去抗議。」

去年的林奕華講座中，有人中場大叫「不知所謂」。又有學生接到那些宣傳單張後，大罵派發的義工，並當面把單張撕掉。湯米的傳呼機常有人留下教人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用英語諧音）和恐嚇說話，羞辱湯米好搞這些「敗壞」的事。高等學府一時間像變了蠻荒之地，結果也再難找人幫手派發傳單。

「台灣每所大學都有同志社團。在迎新活動中，更站在最前線去招收會員。香港校園的開放程度，與台灣實在相差太遠。」湯米慨歎起來。

宿舍舍監抽起宣傳單張

眾多障礙中，鬧得最大的是中大女生宿舍華連堂的楊怡凱舍監命員工抽起同志活動的宣傳單張。

大學宿舍一向容許各組織把宣傳單張放入各宿生的信箱中。去年三月，湯米等人把「雙同又如何」的刊物派發到華連堂。事後有宿舍員工告訴湯米，楊舍監曾要求她們把刊物抽起棄掉。十月份湯米張貼大字報直斥楊的不是，但楊只草草回應幾句，說自己沒有幹過便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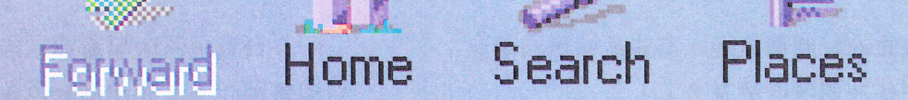
此事曾引來傳媒如蘋果和新報的報導，但楊堅持不接受訪問，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

同志運動一向困難重重。記者到中大看同志電影當日，曾隨便的問問兩位學生對播放同志電影的意見，換來的卻是一臉的不屑：「噢！又是這些東西嘛！你問別個好了！」他們的反應告訴我們，校園內的同志運動並不易搞。

大學是知識份子的集中地，他們將影響著社會各階層人士。連他們也對同志沒半點體諒與接納，難怪湯米對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並不樂觀。





Bookmarks:  Go to: G/F., 18 Shelter Str

Daily Open :

9:00pm - 4:00am

(Sun - Thu)

9:00pm - 05:00

(Fri - Sat/BF PH)

SMART S

HAPPY HOUR DAILY

12:00am - 01:00am

BU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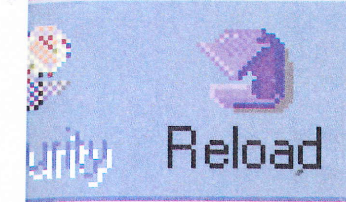
ONE

GET

ONE

FREE

銅 鑼 灣 信 德 街 18 號





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hursday
Men's Night

Wednesday
Ladies' Night

9:00pm - 01-00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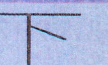
Buy One Get One F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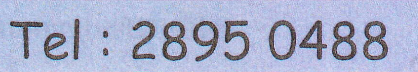






















解構解扣

—專訪男體攝影師楊立德

王志強

認識楊立德這名字，從〈G&L熱愛雜誌〉開始：他鏡頭下一對對親暱的女同志，動人心弦的男體，還有伊能靜、陳偉封面；也有人郵購了他的〈美麗壞男人〉相集，正等待郵差送來。

楊立德是台灣有名的廣告人，也曾替多位歌手當過形象指導。不過對於同志來說，最重要的當然因他曾任〈G&L〉藝術總監及專欄攝影師，算是首位「同志拍給同志看」的華人攝影師。

三月中，楊立德來過香港，跟我談了一晚。

這夜，楊立德沒有把他的攝影作品帶來，倒讓我看了他的私人照片。他從銀包拿出兩張照片，一張是他的兒子，今年六歲；另外一張是他的男朋友，看來是個活潑貪玩的男孩，二十歲左右。把兒子和男朋友的照片放在一起……有點不可思議。

楊立德剛出現時，身邊有另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孩，我們談話時，他就坐在一旁，偶然替我翻譯一、兩個字。楊立德稱呼男孩作「學生」，一時又叫他「弟弟」。「弟弟」離開後，他說：「我認識他時十五歲，發明星夢，跟我過台灣時一句國語也不會說。」我問「弟弟」是不是他的小男友，他說：「他是straight的。」

楊立德的說話不知那句真那句假。

他說自己其實不喜歡攝影，最想做記者。他說：「做記者好，想見誰就約誰出來見面，見完面以後可以不用再見。就好像想幹誰就幹誰，幹完便各走各路，互不拖欠。」

楊立德喜歡用個「幹」字，投其所好，我問他拍裸男的時候，會不會有想幹的衝動，他說：「不會。做大廚見慣山珍海





錯，都不愛吃自己煮的菜。我不喜歡愛表演、做模特兒的男生，我喜歡安靜的男孩。」

楊立德不喜歡山珍海錯，卻深諳炮製山珍海錯的道理。他認為一張有用的裸照，是要令看的人有性衝動，而佈局、造型、姿態的設計都有一定原則——一張裸照，是可以這樣解構的。給男同志看的男體照片，跟給異性戀男子看的裸女照片一樣，要有以下的感覺和相關佈局：

感覺

一）照片中人不經意地給你偷窺到
二）照片中人沒有防備，可以讓你侵犯
三）照片中人發出挑逗的訊息
四）有發生性行為的可能性

衣服、眼神、姿態、場景

一）褲子半掉下來，露出半個屁股
二）模特兒閉上眼、躺著，即使睜開眼，也不能直視鏡頭
三）模特兒的手指帶領看的人的眼睛，代表看者的手。因此模特兒要用手碰自己身體，例如胸部、胯下
四）場景是有可能性的地方，例如沙發上、床上或僻靜的郊外沙灘，大街、馬路就不行

而拍給女同志看的女人，跟拍給男同志看的男人很不同，不是要讓人侵犯，而是給人平等的感覺。因此〈G&L〉裡的女同志照片大多是表現親暱，而不是裸露。

拍裸照的人，都喜歡把自己的作品稱為藝術，稱自己為藝術家，楊立德覺得很可笑，他說：「藝術是打從心裡面發出來的創作，要跟別人完全不一樣，這個太難了，我做不到。我現在做的都是商品，別人給我錢，我就替他拍，盡量滿足他的要求，我是看錢份上的，怎會是藝術？楊凡替張曼玉拍拍照，就說自己做藝術，這個我受不了，笑壞人。我做不到藝術，只希望做出有用的商品。」

雖然楊立德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但台灣的人都當他是藝術家，而他也盡量讓人們這樣想。現在台灣演藝、廣告圈的人都認為楊立德是一個「好說話的藝術家」——這是創作人的生存之道，因為生意人好說話、好商量，但太愛錢，沒有藝術才華；相反藝術家有才華，但情緒化、飄忽難捉摸；而「好說話的藝術家」好商量而有藝術才華，就可以生存得好。



楊立德今年三十六歲，年輕時在紐約大學唸廣告，回到台灣以後一直從事廣告製作。因為廣告跟攝影關係密切，八二年成立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做歌星形象和攝影，台灣大部分歌手都被他拍過。至於同志攝影，只是這兩年的事，主要是因為韓家瑜找他入〈G&L〉幫手。辦了三期，因為意見問題，韓家瑜離開了〈G&L〉，而稱韓家瑜為老闆的楊立德也跟著離開，楊、韓兩人一起另起爐灶，籌辦另一份同志雜誌〈Together〉，預計六月推出，和〈G&L〉一樣，台、港同時發行。

〈Together〉和〈G&L〉都是給同志看的雜誌，但概念有點不同：〈G&L〉是一本單純的同志生活雜誌；而〈Together〉深一點，希望帶出平等的訊息，內容比較接近香港的〈Amoeba〉，著重潮流、時裝，但會找來一般人認為不漂亮的人當模特兒，例如胖子、矮子、皮膚頭髮白蝕的人（台灣人稱為月亮的孩子），帶出人人平等的訊息——同志、胖子、矮子、白蝕的人都可以活得美、活得驕傲。

替楊立德拍照時，他說：「我這樣子，香港男生喜歡嗎？」

我問：「只是幹幹那種，還是談情說愛那種？」

他說：「都可以。」

他上次來香港是五年前，不知幾時再來，我問：「你五年才來一次，人家怎跟你談情說愛？」

他說：「可以跟我到台灣去。」

楊立德一個人住在台北一幢兩層的房子，他形容，屋裡黑色磚地板白色牆，有很大很大的花和植物。

凌晨一時，訪問結束，他說：「再談十分鐘吧。」我未遇過被訪者不想來訪的人走，就陪他坐在銅鑼灣廣場對面的天橋梯級上再談談。



銅鑼灣的夜繁忙如白晝，楊立德似乎是個寂寞的人。

搞搞新意思

莎拉

南丫島多姊妹聚居

莎拉有位好友在南丫島居住，她向我報料，說近來有很多姊妹都搬到南丫島去，在榕樹灣街頭常看到很多pair姊妹出雙入對。去年的聖誕，更有外籍女同志大搞派對，吸引了不少姊妹。

往南丫島的交通雖然不太方便，約個多小時才有一班船，但莎拉到過好幾次，那裡的確環境清幽，海風徐徐吹來，更教人舒暢非常，是個可愛的小島。姊妹們都是有品味的，所以愛聚到這裡來。Lesbian本來就是一個島嶼的名稱，不知Lamma Isand會否成為另一個Lesbian Isand！

旺角新書店想做同話分發站

旺角西洋菜街新開了一間二樓書店叫洪葉。莎拉逛過，那裡頗寬倘，又光猛，還有個玻璃窗可以望出街，最開心是見到很多同志書籍和雜誌。莎拉正考慮游說老板幫手派發同話，誰料負責人梁小姐早已知道同話搶手，一早已傳真到編輯部，還致電葉總編，希望能擺放同話，連舊的也要。

講開同話發行，自上一期開始，我們己增印至二千本，除各同志場所外，還有青文、樂文、田園等書店、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各大專院校圖書館（除了城大，他們老早便回覆叫我們不要寄去）和學生會等，各位想閱讀同話，可向上述地點查詢。

基恩籌錢租Office

眾同志組織中，以基恩之家「收入」最穩定，皆因每次聚會都有奉獻。雖然莎拉不相信每位基督徒同志都會把自己月薪十分一來作奉獻，但積少成多，那數目應該也可觀的。別說莎拉見錢開眼，有錢才易辦事，搞同志運動也需要錢的！基恩主席米高透露，他們正打算租間Office，希望在今年內實現。這真教人羨慕，我們為〈同話〉頻頻撲撲，有固定的Office可謂我們的夢。不過，在香港租個小Office，平平地都要每月成萬蚊租金。各位近日在樓市、股市中撈得不少油水的，可考慮回饋社會，支持基恩之租Office行動？五月十一日（星期日）早上十時三十分，基恩會在利舞台舉行電影籌款，選播「愈愛愈美麗」。此片不俗，結尾那場舞看得莎拉好感動，大家不要再錯過了。

大專同志搞聯盟

就讀大專院校的同志朋友，近日搞了個聯校同志聯盟，聞說反應不錯。有人把消息告訴了許仲文，此君當時在明報副刊有個地盤，於是連續四日去寫這個聯盟（賺了不少稿費吧！），並擺起個大哥款，像是要教教你班小孩子要點做點做。然論點則有點矛盾，例如叫搞手要保護同志的身分，但又叫同志要做學生代表。又說同志要發奮圖強，做大學精英份子。大佬，不是精英份子才配做同志吧！這樣有點兒政治不正確啊！莎拉尚未八到許君之

料，不知是否過來人。但這聯盟的負責人湯美就多得佢唔少，皆因許君把湯之電話也寫進去，結果連政務科也來找湯美問問這個是甚麼組織。莎拉也曾讀過象牙塔，可惜當年沒有這個聯盟，以至莎拉呆了三年，虛度了青春。這一代真有福，他們的大專生活一定比我的多姿多彩。

快報也搞同志版

香港的同志風愈吹愈熱，繼好幾齣電影上畫後，報紙也在打同志主意，新報Magpaper早有同志的專欄，快報不甘後人，給林奕華一個副刊地盤，還打正名號「胡説Gay」。其附屬刊物Young Express更打算辦個同志版，希望讓同志寫同志。快報編輯Anthony説，某次在朋友的書店中，看到G&L非常好賣，於是想到搞個同志版。在電台方面，新城電台下午節目Fit人雷宇揚打算主持一個同性戀節目，聞説還會邀請同志去做主持。各位愛好寫作，或者想過下DJ癮的同志們，以後不愁沒有機會了。

同藝坊成爲註冊團體

同志組織真是愈來愈蓬勃，繼早陣子Roddy與文可風搞了個同志家長互助組後，Aaron又與好幾位女同志搞了個同藝坊，還正式向政府註冊，是個非牟利團體。她們已接受了多個傳媒訪問，相片也登了出來，真夠勇。同藝坊頭炮是一個音樂劇，收益會撥捐十分一會及全球華人交流大會。莎拉對音樂劇雖然興趣不大，但人家這麼有心，所以立刻報名支持。

S惹來的小風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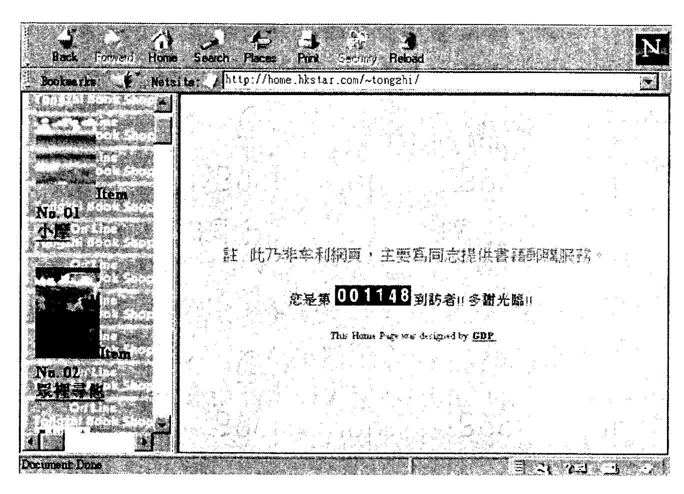
S雜誌的創刊號，找來李默做了個同志專輯，訪問了好幾位十分一會的弟兄姊妹。雜誌出來後，受訪者大嚷文章內容與訪問有出入，莎拉還以為好大件事，走去明查暗訪，原來是説話者的名字搞錯了，以及一些假設的不同觀點。據資料所得，李默姐姐已依足承諾，出版前曾把文章傳真給他們看，只是這班弟兄姊妹們貴人事忙，沒有仔細看清楚。現在有少許出入，就不要怪人家了！

同志網頁精選

阿王

幸得各方網上同志支持，阿王才能得以再下日城，多謝矛謝！

今期為大家介紹兩個同志網頁；一個是本地新同志網頁，另一個是來自美國加洲女同志歌手Laura Bowly的網頁。



▲ 網址：http://www.hkstar.com/~tongzhi

想閱讀一些同志書籍，卻不知從何處購買？衣櫃同志不敢在書店裡大搖大擺的拿起「我們都是同性戀者」之類的書到收銀處？還有身處海外的華人同志……

『網上同志書店』可以說幫了一把。網頁以中文書寫，介紹中文同志書籍，供同志在網上選購，網業更說明乃非牟利，全部書籍均以定價再加郵費出售，同志大可放心選購。

當中每本書也有簡介，同志可以先看看是否適合才購買，選購的方法也很簡單，只需填上網上訂購表格，網主亦擔心到信用咭被盜用的問題，所以不設信用咭付款，購買者可利用轉賬或郵寄支票方式付款。

這是一個非牟利的網頁，網主只想為購買書籍有難題的同志提供服務。



有時阿王真的羨慕外國的歌手，打正旗號說明是同性戀者，不用為自己的身分收藏偽裝。Laura Bowly是美國加洲一名女同性戀者歌手和作曲家，她的網頁除了介紹她的歌曲外，還可以在網上試聽她的新歌Lovin' By The Rules?

大家也可以留意RTHK Radio 3 Folk Roots星期六6:15-7pm，她的唱片遲些將會來到香港跟大家見面。

▲ 網址：http://smalldog.com



最接近同志旅遊點

小卒

喜歡出外旅遊的男女同志，逢抵達異邦自然往同志區域觀光。期望在假期裡增添香豔的回憶，固然是一大原因，但並非唯一的原因。飽覽各國的同志地區場所，與外地同志談天說地，是一種認知過程：了解世界各地同道中人的生活文化，從而更了解自身的處境，對自己的同志人生亦起了積極鼓勵作用。何況，在香港部份同志尚要面對旁人的目光和社會壓力，在外地則可以放鬆精神全情體驗同志生活，實在是一大快事。

台北：開放的華人社區

與香港相隔九十分鐘機程的台北，同志文化比香港發達，社會態度亦較開放。走入誠品的書店，你可以找到包羅萬有的同志書刊。台北，無疑是同志的上佳旅遊點。

旅遊代理Expectation最近組織一旅行團往台北觀光三日兩夜，參加者將被安排入住天成飯店，因為其對面是「大番」——一家著名的桑拿。其實台北桑拿的數目不比香港多，卻勝在夠集中，而且路線分明，例如「北歐館」和「皇宮」較多大年紀同志；「漢士」則以年青人為主；「大番」算是最多元化，顧客亦最多。

此外，此團推薦團友往「新公園」——著名的釣魚場；還往Funky Disco、Amigo、Club 22等同志的士高或卡拉OK，或請導遊安排其他特別活動。愛靜的同志可以往誠品書店邊喝邊看書。市內有五至六間優雅的同志餐廳，可在此結交朋友，甚至請旅遊代理安排會見台灣女同志，藉此交流文化和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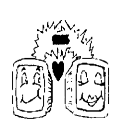
廣州：社會主義下的魚場

更接近我們的同志旅遊點，則要數廣州了。中國的同志文化不可說是開放，但廣州有很多「魚場」，要認識同道中人並不困難。往長堤或北京路，很有機會結識到內地同志。而往「南方之夜」的士高，內裡雖然品流複雜，男女都有，但你必可從中找到一班一班的同志。

廣州可說是較適合男士，畢竟女同志的活動實在不多，而且防人之心不可無，人身安全最要緊。而且錢財不可露眼。如對對方有懷疑，不妨坦率地問是否需要收錢，大家有個共識，就可避免不愉快事件發生。

週末台北之旅

星期五下午抵台北，星期日晚返香港。
入住天成飯店，暢遊台北各地，飲食自費。
每位***$2,050***



同感互通

展望98交流大會

阿郎

筆者一直相信，有人的地方便會有同志。去年十二月的華人同志交流大會，一百多位華人同志聚首一堂。大會雖剛圓滿結束，但的確為華人同志運動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承去年的經驗，「98華人同志交流大會」將會比去年有進一步的改進與突破。「這不是個別同志、同志組織或地方事宜，我們決心要擦出火花，辦一個有深度、有內涵的交流大會讓參與者都能滿載而歸。」「98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的海外聯絡人盧劍雄在會議上認真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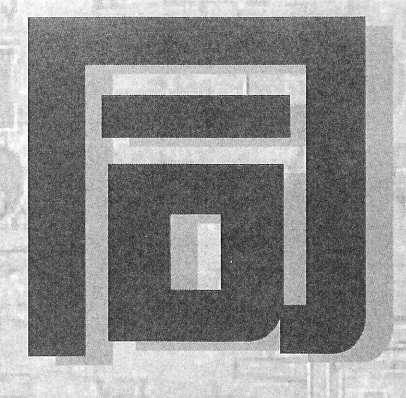
有鑑於「96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的反應，女同志的聲音少得可以，今屆大會決定把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比重來得均衡一點。大會強調三項重點，其中一項是「性別議題」：「女性長久受性別主義的漠視、欺壓與傷害；女同志更承受多重歧視。很不幸，部份同志對性別主義毫不自覺，在語言、性別角色、同志組織及活動上不斷強化這種性別主義。『98大會』盼望從籌辦過程開始，便落實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與關注。」就筆者所見，大會工作名單上，參與的女同志也有一定數目。香港十分一會女會長Zoe便是其中一人：「希望找一個沒有人騷擾的營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同志能暢所欲言。」

「我們有顆火熱的心，願意付出最大努力，籌辦這次大會。但我們必須得到眾人的支持、鼓勵與提點，眾志成城，同心合力，才能真正改變歷史、創造歷史，主辦一個振奮人心的交流大會，讓每個同志都從中得到力量。」筆者把「98大會」宣傳單張上最後的一段話放在此，衷心希望「98華人同志交流大會」能讓每一個華人同志成為「陽光下的健康人」。

對於雜誌內容、圈內時事、現象，可有如骨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歡迎來信抒發偉論。稿長不過八百。

日期

24-26.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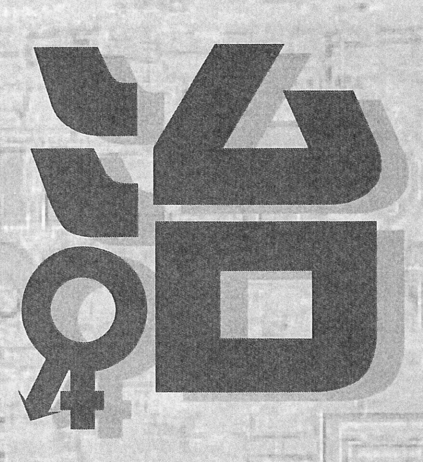


票價

$70 / $50

時間

8:00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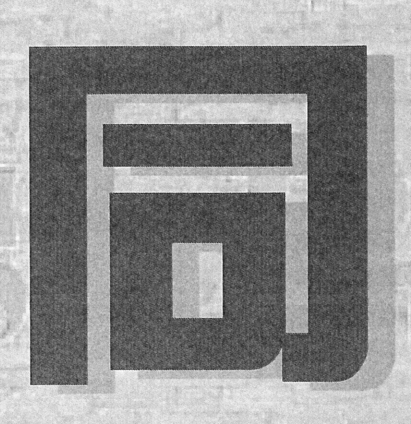
形式

實驗音樂劇

地點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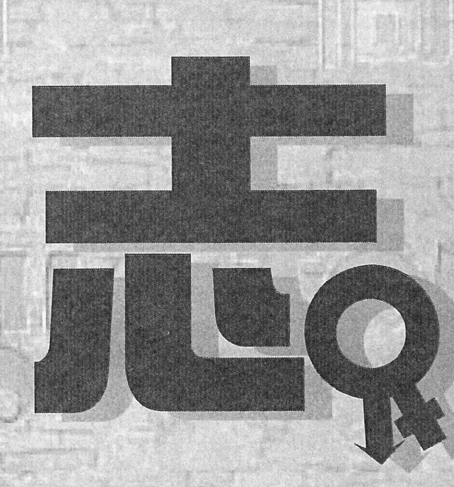
製作

同藝坊

門票將於城市

電腦售票網

公開發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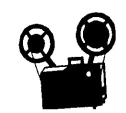
從歌舞聲中

找尋您我

共鳴

票務查詢及訂票 ： 2734 9009 節目查詢 ： 2547 2545（同藝坊）

門票收益將分別撥捐香港十分一會及一九九八華人同志交流大會



同聲同戲

貼身的幽默感

—讀彼德・卡修樂里著／景翔譯《同志童話》

小卒

是直或是彎，都有一段閱讀童話的孩童年代。人長大了就隨手執起壹週刊、蘋果日報翻過夠本，於是我們都將童話定位為「只適合小朋友」的讀物。童話故事固然文字淺白，往往灌輸正氣大路（有人話老套添）的人生智慧，但不代表幼稚，試問有多少個成人能貫徹落實這些做人道理？

人年長了，重讀小時候的童話固然有一番新體會，偶然遇上這本《同志童話》更覺可愛可親。一方面所有西方童話以同志角度重新演譯，自有親切貼身感；二來市面上太少同志書籍，新書簡直是渴市；三來本地同志書籍以理論、真實個案為多、嚴肅風格為主，《同志童話》的清新幽默無疑是夏日的冰淇淋。

經典童話中《醜小鴨》可說是同志們的先苦後甜夢想，所以作者彼德改編它時正是如魚得水，新版本的醜小鴨經歷愛滋蔓延時代的洗禮，從恐懼中獲得勇氣，成為一隻俊美的天鵝，對今時今日的同志是多一層意義。

同志不一定要成為美麗的天鵝，才得人喜歡，《漁夫和他的愛人》就是諷刺基民過於沉溺外表美的困境。從前的《美女與野獸》，成為同志版的《美人與野獸》，野獸是穿上用皮帶和鐵環做衣服的S&M大傢伙，被魔咒所迷的卻是美人——一個有趣的組合。

每個故事都可找到你我的影子，但最令我動心的是只有兩版字的《金鑰匙》：被家庭遺棄的男孩為生活上山找柴火，卻找到金鑰匙，其後又找到小鐵盒，「他將鑰匙插進鎖孔去轉一下，現在我們得等他將盒子的鎖完全打開，再掀起盒蓋，然後才會知道裡面藏著的寶貝是甚麼……」這正是大家面對的未來。



呼天搶地的嘶叫

—讀《小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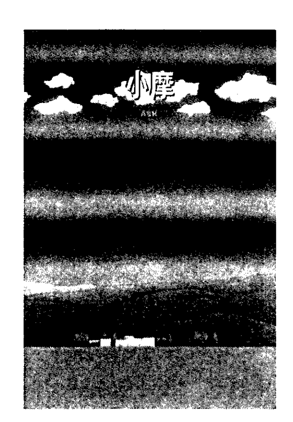
Victor

閱讀《小摩》有一種被閱讀的感覺。作者不放過任何機會去掌摑、抵毀、攻擊、嘲笑、諷刺那些困在愛情之中的奴隸。書中有各式各樣的愛情輓歌，故事一個接一個湧到眼前，似要趕著悼念愛情的死亡。作者透過各篇故事道出愛情的荒謬、虛無及淒美。這些故事包括：

- 〔20 ans〕濫情和博愛的他愛他，但他卻愛他，愛完他後再愛他，他們原來只是不想被拋棄。
- 〔鹿物語〕變幻不定的天氣決定了愛情的時晴時陰。
- 〔秋殘〕相分千里、被命運結合又分離的情侶。

•〔小摩〕分不清愛與恨，糾纏於朋友與伴侶之間的曖昧。
•〔紀事本末〕不—知—道—自—己—做—甚—麼的盲目愛情。
•〔都是同性戀惹的禍〕難道愛只是為了佔有？為了在別人面前炫耀？
•〔世紀婚禮〕男扮女裝的婚禮到頭來只是一場迎合異性戀愛情觀的鬧劇。
•〔愛情摩術師〕妒忌讓戀人跌進不斷互相猜疑的黑洞。

至於在文章鋪排上，作者力圖在每篇故事來一次格式的變化，當中有錯縱複雜的倒敘，也有一口氣連説七八句而中間沒有標點符號咄咄逼人的句子。既有村上春樹放浪形骸式的都市迷情，也有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的影子。總之每一個故事都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作者除了懂得透過多變的風格彰顯自己的多重性格之外，也善於把故事中的主角神秘化。他筆下的主角不是沒有名字的第一人稱「我」，便是第三身代名詞「他」。哪個是「我」？哪個是「他」？作者沒有明確交代。同時，讀者亦不容易分辯出哪一把是作者的聲音，哪一把是主角的聲音；作者一時扮演主角，主角一時落入配角之列；你我他、陳李張王也只是一個記號罷了。在這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也不再重要的年代，作者寫下凡夫俗子對愛情的吶喊！



忘記她是他如何愛下去

—電影〈忘記她是他〉的隨想

Hyman

如果愛我，就請別把我的過去忘掉。

儘管我們多麼渴望把過去忘掉，好重新活過。只是即使捨棄了身體，還是摔不開回憶。

怎麼可能忘記這樣的一張臉呢。他笑起來依舊自信而輕浮，像那時候，他用外衣披住你濕透了的赤裸身軀。他漠視眾人，只對你邪邪的笑。忽然再聽不到嘲笑和斥喝的聲音。在他眼裡只看到自己。只是當再相遇的時候，一切已經不再相同了。原以為就此擦身而過，便忘記一切，繼續前行。但他還是把你辨認出來了。

「我們約定了。」十六年以後，終於約會了。該感到興奮還是悽酸呢。這多年的等待是怎樣熬過的。連自己也説不清，該如何向面前這迷惘的男人，解釋這轉變。

這算不算一種背叛呢。從前最信任親近的友伴，今日竟轉身化成最陌生的誘惑。誘惑源於差異。就連那唯一的共通點都失去，二人還如何再走在一起呢。



他選擇了逃避。然後又回來。因為他並沒有完全忘記吧。如果他忘記你的過去，那你對他來説不過是個普通女子。任何一個女子。或者他就不會那麼好奇。

只怕他全出於好奇——對那紅色高根鞋、對那電動擴張器、對那陌生的身體。他卻為自己的慾望感到恐慌。你究竟有沒有在意他的忐忑與抑壓。壓抑竟爆發裸露，他的衝動惹上了麻煩。

對。我們一直都小心翼翼，因為我們都知道，麻煩總是會來敲我們的門。但我們有錯嗎。因為我們沒有依從他們的設想而行嗎。抑或錯在一切也太明顯了呢。火紅的套裙、輕軟的語調、固執的優雅。這不過是他們所偏愛的。要活得像個「完美」的女性才配擁有女性的身體嗎。不穿裙子不輕聲軟語不溫文爾雅就不是女性不配有女性的身體

嗎。為甚麼我們還要迷信他們的慾望投射。

因為想得到他的愛。你曾經逃避，然後又回來。因為你沒有完全忘記吧。在法庭上為他挺身而出，像從前他為你撥開擾攘的人群。在疑惑的目光中再次面對自己。

而把他帶到床上去，又是否為了肯定自己呢。

可是好奇不等於愛。

我只是想知道，那時候他有沒有愛過你。如果當天沒有，今天他愛的是你的甚麼呢。

如果愛我，請愛我的全部。把過去重頭細認，或許我們會懂得如何愛下去。

愛的美麗與堅壯

—電影〈愈愛愈美麗〉的隨想

Hyman

如果我感到傷痛，全因我驚覺青春離我那麼遠，遠得像從未擁有過。原來在那種年紀，逃學最快樂；穿甚麼都好看；永遠沒明天；而愛不需要理由，只要是認真的。我怎麼不懂呢。

因為年輕，在撫平彼此的傷痕之中，可以衍生卑微的平等的愛。讓你們都一般美麗、一般堅壯。因為年輕，沒有甚麼事情不可能，只隨心而為。因為一顆熾熱得叫人灼痛的心，總是無法安穩。

一顆躍動的心，要有多少勇氣，才可以讓你在臨睡前偷吻你暗暗愛慕的人呢。靠得那麼近，世界就再沒有其他人。只是明天醒來的時候，他又會否為愛過的而後悔呢。

愛傷害他了嗎？還是他害怕這份愛終會使他再被他們傷害？看到他背上紫黑的花朵便覺更痛。多麼渴望可以更堅壯，來承受他的眼淚與傷痕。拒絕或接受，他也得開口。但他一笑，便知道甚麼最值得等待。愛本來就該是這樣子的吧。一切都那麼理所當然，又那麼平凡踏實。只要能夠在一起，總會找到屬於彼此的樹林嬉戲。

愛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不必顧慮太多。有勇氣相愛，就有勇氣站在所有人面前相擁起舞。對於「視搞基畸態為美」這種指責，我感到憤怒失措。愛本來都是美麗的，我不為愛而感到羞恥；只有把別人的愛歪曲抹黑的人最醜陋可恥。我也不以為這是他們所說的「一廂情願的完美結局」。這只是開始而已。我們都知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闊的明天要堅持。讓他們看見吧。他們或許不明白，他們即使不欣賞，我們還是要為自己平靜地舞下去的。只要讓他們看見，有一天他們會為愛的美麗與堅壯而感動。



孤注一擲的結果

—音樂〈Evita貝隆夫人電影原聲集〉

小卒

愈來愈喜歡Madonna，只因她有智慧。沒有幾多女歌手能發紅發亮超過十年，她能夠。

近年的Madonna是下坡往下走。大淫大賤的「Erotica」未能令她再創高峰，其後稍為收斂推出「Bedtime Stories」，聲勢再跌，

年多前扮斯文炮製一張溫柔中慢版精選「Something to Remember」，叫做爛船有三分釘。但事業仍不停響警號。

Madonna自知年事已高，不再是當年的物質女郎，不能再以再世瑪莉蓮夢露姿態與各界靚妹鬥青春性感。〈貝隆夫人〉是孤注一擲的決定，能否將演藝事業提升至另一層面，進入新境界，就是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

多勇敢的女人。

對於Madonna唱「貝隆夫人」歌曲，是抱著懷疑的：一向不以歌藝取勝的她，演繹具難度的Andrew Lloyd Webber音樂劇作品，是毫不容易的。

Madonna的歌藝確實比想像中好，唱高音時有明顯進步，聽時亦覺順耳，令人佩服，但未達至好的境界；聽碟內唯一新作「You Must Love Me」時高音見瑕疵。而且Madonna是一個太有個人特性歌手，演譯快歌的印象實在太深刻，當她唱強勁歌曲如「Buenos Aires」、「Rainbow High」時，會下意識想著「這才是Madonna真正本色」，真不知是好是壞。



反而男主角Antonio Banderas歌藝之好是一個意外，濃烈的拉丁味正配合歌曲及電影的氣氛。至於歌曲水準和音樂製作，絕對是精彩的一次，畢竟大部分樂曲是同名舞台劇的原著作品，很多早已成為經典及深入民心，配上今時今日的卓越音色和配樂，是一次精彩的聽覺經驗。

永遠記得憶蓮盛放

—音樂〈記得憶蓮盛放——林憶蓮〉

小卒

無可否認，現時女歌手組別是鄭秀文的天下，憶蓮是時不予我。但假設樂壇從來沒有憶蓮，將會怎樣？還會有人將黑人節奏怨曲、輕爵士音樂、hip-hop等西方音樂元素帶入廣東歌？廣東歌仍停留在改編日本歌的階段？真的不知道。

憶蓮對樂壇的貢獻一向被低估，如果説譚詠麟、徐小鳳對樂壇有貢獻有資格獲金針獎，大家好應該向憶蓮致敬。

再一次，憶蓮被低估了！民意説鄭秀文演唱會最精采。相信只因未看過「憶蓮盛放演唱會」。一把溫柔靚聲，令全場觀眾站起來手舞足蹈湧到台前，這才是魅力。

〈記得憶蓮盛放〉雙唱片集收錄了演唱會的所有歌曲。比較前兩輯演唱會專輯，憶蓮的歌藝無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當然極度修飾的錄音亦是原因之一。首本名曲如「依然」、「滴汗」、「沒有你還是愛你」實在不用多介紹。以輕爵士樂形式重新演譯陳淑華的「夢醒時份」，是震憾全場之作；將古典的「玫瑰香」加入西班牙費明高風格，是另一高潮；還有如泣如訴重唱辛曉琪的「領悟」；比錄音室版本精彩多倍的「哭」，都充份表現憶蓮爐火純青的演繹技巧，一眾靠形象煞食的所謂新紮天后全部要靠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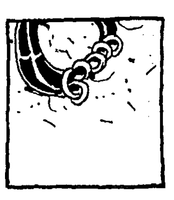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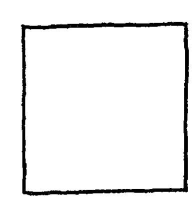
國語專集不太適合香港口味，廣東專集又出師不利，憶蓮這套演唱專集，應該是她近年的最佳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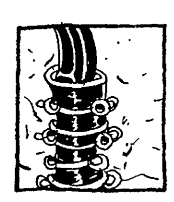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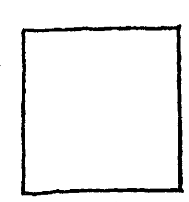
M and M, S and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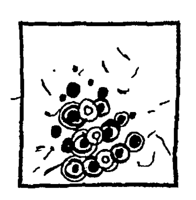



S信任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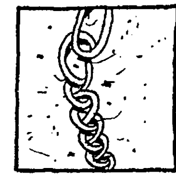

S保障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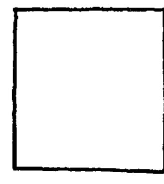

M支持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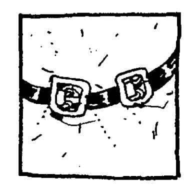

M愛護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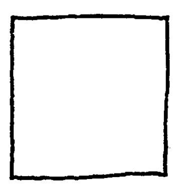

S支持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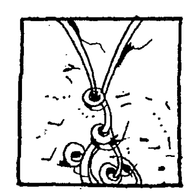

M控制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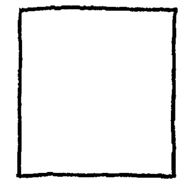

S關心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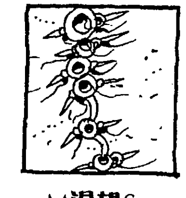

S保障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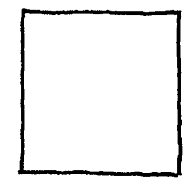

S限制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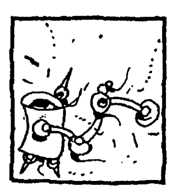

M信任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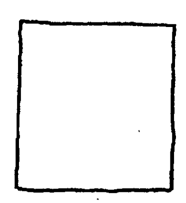

S了解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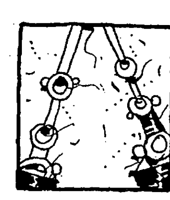

M認同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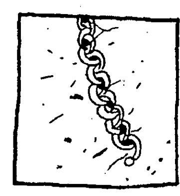

M渴望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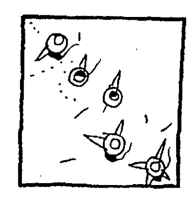

S容忍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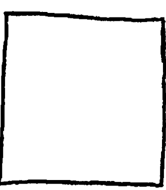

M容納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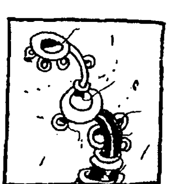

S攻擊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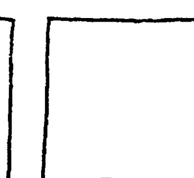

M代替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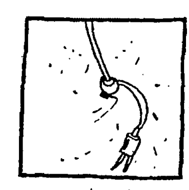

S破壞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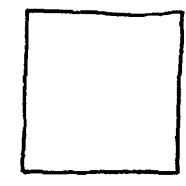

M等同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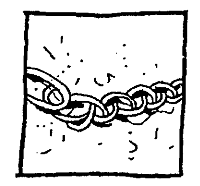

S放棄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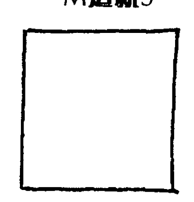

M造就S


S配合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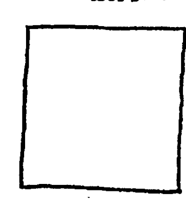

M扶持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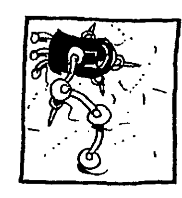

M操縱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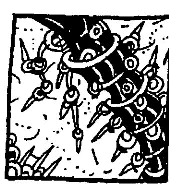

S連接M


M進入S


S離開M


M依附S


M信任S




S信任M

一位朋友知道我喜歡麥當娜，便把她收藏的麥當娜寫真集送給我。這無疑令人十分雀躍，真的不用還嗎？「隨便拿去好了。」她這樣輕描談寫的一句。為甚麼呢？

打開公文袋，映入眼簾乃是一位長曲髮的豐盈少女，低頭撫弄著倚在大腿上的貓兒。少女不算很美，眼眶深而帶點浮腫，臉兒胖，而嘴唇卻是薄薄的。她定睛看著鏡頭，沒有嫵媚的笑臉，也沒有撩人的姿態，當然與現今脱胎換骨的容貌判若兩人。倘不是依仗麥當娜的名氣，如此一本寫真集若放在書店裡，實在難以招徠顧客的垂青，難怪我的朋友這樣失望。

原來這本寫真集拍於一九七九年，當時麥當娜還未成名，大概只有二十歲吧！那一年負責攝影的Martin Hugo Maximilian Schreiber正在紐約某間學院教授，而麥當娜則是班上的模特兒。攝影師強調自己是嚴肅的「Art Photographer」。淫褻？當然不可能，因此產生了這一批很乾淨的裸照。

雖然攝影師深深不忿世人帶著有色眼鏡去看Nude，但當提及這批照片會刊登在花花公子雜誌的時候，卻又十分自豪。再看這本寫真集中不乏性器官的大特寫，實在令人懷疑攝影師的用意。當然他可以繼續自辯説，這純粹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其實有心要挑起讀者的情慾，並不算可恥，色情刊物根本就是Functional！如果格調高雅，一樣受女性歡迎。究竟是色情還是藝術，聰明的讀者一看便能分辨。而這一本麥當娜寫真集，可算是格調高雅那一類吧！

我知道讀者一定會問：麥當娜的身體美不美？答案是Y-E-S。用世俗眼光來看，她那渾然天成的曲線，是所有女性夢寐以求的。話雖如此，再美麗的身軀看多了也不過是一具尋常的皮囊；只有她那堅毅的眼神，嘴角帶著的任性，令人印象深刻，一看便認出當年含苞待放的少女，就是今天踏在眾人之上的麥當娜。

♀ 敱童

色情刊物

色情刊物？我啱！

我沒有任何罪咎感，因為我頗享受色情刊物。大家心照，性慾一如黃河長江澎湃滔滔，時不時需要「泄洪」。不過一日未come out一日都孤獨茫然，男人的肉體距離當時的我實在太太太遠了！有甚麼比得上速速打開色情雜誌，即食地請一群二度空間的大隻美男為我解放心理生理的約束？眼睛為我意淫，衣服為我解除，胸肌為我展露，巨何B為我堅挺，我投降了！那縱情的一刻，夫復何求！我領悟到「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首次購買色情雜誌，就像戀愛，甘心付出一個大代價，八份之一的月薪。話説當年在尖沙咀小巷偶然發現有報攤售賣同志色情雜誌，薄薄一本售價五百大元，暑期工薪水只有四千。猶豫了近半小時，終於豪爽出手。事後雖然覺得這雜誌圖片不太可觀，但仍與它朝夕相對三日，才好好放在床下底。很「趙完鬆」。其後與同志朋友談起這雜誌昂貴但質素差，非常的「趙完唱」。

記得某年有機會往歐洲旅遊，簡直是人生大解放，每每走入同志雜誌店看過不停，勤力過會考溫習，直至那話兒完全麻木，猶豫扭擰了一段日子，竟在德國決定買一本雜誌作紀念！那是我唯一的德文書籍，我沒有因此而學懂德文，我只看圖畫。

日積月累我已有六、七本雜誌，九牛一毛的數量。人大了便對這東西不太熱衷，而且打開雜誌發洩一輪後，總有一份迷茫失落。雜誌猛男只是一剎那的夢，事完又要現現實實的做人。

♂ 小卒



對待傳媒　避之則吉！？

滄浪

常言道，一張精彩的新聞圖片勝過千言萬語。不過在這個傳媒充斥著設計圖片的年代，一張違背新聞道德的圖片、一則嘩眾取寵的新聞，往往令人噎不下飯，看後只會痛心疾首。

同志組織與傳媒交手的機會不少，無論是同志組織的新動向，或示威活動的新聞，甚至有關同志的「桃色新聞」，均會惹起傳媒這種「敏感動物」的注意。不過兩者在長久以來的互相猜忌下，得到的效果卻永遠使人失望。

其實在傳媒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情況下，東周刊、壹周刊以及兩份銷量最高的報章都著重煽情、媚俗，以「黃、賭、毒、黑」為新聞的主導，使傳媒人本身亦受到重大的心理壓力。傳媒人出外採訪到一則乏味的新聞，既要向要求高的上司交待，又要文章出來的效果精彩，唯一辦法便是在寫作技巧上「補救」：將文章修飾得更具吸引力，而煽情、色情是少不免的元素。這類「新聞廣告化」傾向越趨明顯，記者儼如一個廣告人，將平凡的產品進行包裝，改頭換面，變成一種美侖美奐的高級商品，相等於標榜新聞的賣點。久而久之，故事的趣味性比新聞的真實性來得更為重要。

正因為有此情況存在，越來越多組織同志活動的人對傳媒避之則吉，甚至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過與此同時大家有否想過，你們愈逃避，無疑給對方製造更多誇張新聞的機會。

長久以來，記者從被訪者身上取得第一手資料；而被訪者亦會因達到某種目的而接受採訪。總不能將兩者視為貓與老鼠的關係——因為貓永遠對逃走中的老鼠最感興趣。有關同志的消息向來被傳媒視為能引起興趣的題材，當聽到「拒絕接受訪問」或「不願置評」這類回覆時，一些「放蛇」計劃及偷拍器材便即時奉上，一則乏味新聞隨時變成一段鬧哄哄的新聞。

傳媒人在專業及批判社會的「保護傘」下走火入魔而不自知；而同志亦在「見過鬼怕黑」的心理暗影下卻步不前，白白喪失不少可擴大組織範圍的機會。請緊記，記者與被訪者之間其實是互利互用的關係，只視乎你如何駕馭。但願未來日子中，兩者能給予對方更多的信任、諒解以及尊重。

那一夜，我們如此接近

可曼

記得96年9月7日，我一個人，去紅館聽林憶蓮演唱會。三年前我就一個人去。因為妳，我便不覺得孤獨。

序幕的音樂好清脆，如跌碎了玻璃，又讓我以為泅泳海洋裡。妳今夜沒有哭呢。顯得比前夜我們來時輕鬆，話也多了。聽到妳笑便安心。其實很多很多人疼妳。

妳穿火紅吊帶露背長裙，好自信。因為妳知道妳要怎樣做。我們也知道。只是再看妳起舞時，還是再一次著迷。款款擺動腰枝的妳便非常的性感。

而我們有多麼想再看到妳在舞台上放縱起舞。像從前一樣。只是他們都說妳不再像從前一樣了。妳當然不能永遠像從前。怎麼說呢。「從前那個妳」是陪伴我們成長的呀。每一張唱片都紀錄我們的某一個階段；每一首歌也滲入了我們的某一些回憶，所以特別令人懷念吧。或者因為我已成長，不會讓自己太容易感動或隨便把經歷代入曲子裡。

抑或我已經太久沒有愛一個人，在妳的歌裡我再聽不到自已。

但我還是感激妳唱出了我們心裡的細碎敏感。

有時候聽著妳的聲音，便覺妳像從未離開過。如果妳不能常常留下，就留給我們多一點歌吧。

喜歡一個人，才會對那人要求更多更高。於是總是說妳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說有一些歌是妳該唱而沒有唱的。所以即使聽到和唱團只哼出「可以……可是」幾個字我已經很快樂。知道這些歌沒有被遺忘就好。不過漸漸便懂得妥協。或者，都無所謂了。只要不把所有事情都當應份，生活其實可以更輕省。只要不讓心也死掉。

最最喜歡的，是妳穿西服開胸襯衣高跟鞋。比女人瀟洒；比男人溫柔。忽然覺得這樣的妳跟我們最接近。然後過去所有的傾慕、偏愛以至於認同都找到了立足點。而那些舞真的好看，大概最適合此時此刻的妳吧。那麼自信而不經意，又那麼利落。後來再跳的那些就顯得太重了。不過在我左面的一雙男女也隨著強勁的拍子，坐著搖動身體。然後我右面的男子還是隨著妳唱「哭……」。而我都能理解。

其實在妳鳴謝製作公司的時候，射燈就照向我們這邊。我才發現我們坐在控制台的前面，而背後正正印著製作公司的名字。在強烈的燈光中我便垂下了頭。妳原可以看到我的，如果我揮手。但我只是垂下了頭。

等到安歌以後，妳任樂手和和唱者一一沒入舞台底下去。妳是最後一個離開的。所以我不管場裡面半數的人已離座，也不管旁邊的人盯著我，在妳沒入舞台下面以前，我大剌剌的跟妳揮手告別。彷彿妳可以看到我。其實妳不會看到我。不過都無所謂了。

藍與黑

黑仔

三十歲，人生閱歷算豐富吧，但在感情路上卻是完全沒有經驗的初哥，偏偏又「遇人不淑」，走到被騙的收場。我沒有埋怨甚麼，只怪自己太過天真，以為同志圈內大多是好人。

一年前，我破櫃而出，第一次踏足同志圈，在那個同志組織的活動中，我與藍邂逅。他很年青，二十來歲，卻已出道多年。我主動給他電話，順利地開始了一段霧水般的感情關係。

我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對藍朝思暮想。我試過大清早到藍的家裡與他吃早餐，然後送他上班。又曾到他的居所樓下等他下班。結果由晚上九時等到凌晨，為的只是見他一面。他說終日為應酬其他同志而忙。我就如一塊望夫石，希望有朝一日，能與他雙宿雙棲。

藍從事一份文員工作，自食其力。但他是個毫不節儉的人，平日花費甚大。我也是打工仔一名，入息低微，但因為沒有家庭負擔，生活又簡單，總算能省到丁點

兒的錢。於是我成為他生活費的贊助人。一切生活上的消閒開支全落在我身上。他告訴我自己欠下銀行一筆債項，必須每月償還，我也毫不懷疑地把金錢每月存入他的戶口中。天真的我，竟還擔心自己一旦有甚麼不測，令他乏人照顧，於是購買了一份人壽保險，受益人指定是藍。

他曾戲言若中了六合彩要分一半獎金給我，又說：「你是我的了，與你一起，我覺得很開心，很溫暖！」但奇怪的是，他從不願意公開我倆的情侶關係，甚至不願與我有進一步的肉體接觸。「我真的很愛你，除了上床，我甚麼都肯做！」真的，與他相處一年多以來，我倆從未有過親密的關係，連親吻也沒有，我沒有挽強他，對他依然千依百順。

後來我發覺他每兩個月會失蹤好幾天。他的電話賬單中，有十多次致電到泰國的長途電話記錄。「你不信我嗎？我怎會騙你呢！」他的說話又令我心軟下來，不去懷疑他。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訴我，藍曾說有三個人向他追求，不知如何選擇是好。這時我才醒覺自己一直被蒙在鼓裡，藍根本沒有當我是情侶，他一直以來都有去桑拿，甚至泰國也有情人。我竟完全盲目地放縱他去尋花問柳。

我在電話中提出分手，他最初說會改，要求復合。後又轉口罵我迂腐、保守，說所有同志都是這樣的。我泣不成聲，為自己的愚蠢而傷心。

藍與我分手不到一個星期，很快又找到一位「如意郎君」，與另一位新人正打得火熱。那是一位單身貴族，屬有車階級，我想這個正合藍的心意吧。

回想起來，我應該多謝藍，多謝他給我勇氣。失去他我才發覺自己真正富有。我已不再愛藍，但仍然喜歡男。

看同志雜誌徵偶／友欄有感

流浪貓

樣貌要清秀
且要有
如水的眼眸
性格要敦厚
少不了
如絲的溫柔
論到體形
決不可太瘦
至於身高
六呎才足夠
........是否符合了這些條件
你們就能天長地久
又或這些都是藉口
用來粉飾自己
肉慾上的要求
或許
你不需有
苛刻的要求
因為縱然他符合了
也未必能共你
長相廝守
其實
只要他有
一顆真心
十分誠意
夫復何求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題材、體裁不拘，字數不過千五。請附真實姓名、聯絡地址及電話，發表時可用筆名。如欲退稿，請附回郵信封及郵票。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寄九龍中央郵箱七二二零七號或傳真至2679 3563。信封面請註明「〈同話〉投稿」。



Curious Chinese, 22, seeks young and energetic westerner, 22-33, for sincere friendship. Reply guaranteed or call 71128531 a/c 1253.

M-0341

Attractive, educated, sporty, humorous Les. seeks charming slim 25-30 TBG for friendship. Photo appreciated (reply + photo assured).

M-0343

DEREK，廿九歲專業人士，身型高瘦愛靜，尋沉實穩重朋友。九龍中央郵箱73232。

M-0344

本人現組排球隊，以作公開賽事，希望有興趣之同志把過去排球履歷及聯絡方法寄回，免費教練培訓。

M-0345

26歲，專業人士，擁高級學位，高瘦，外貌略似海俊傑，願尋年約22-32，有帥氣的你為友（請付照！）

M-0346

一位32歲的朋友，你曾在一月份來信給我，我遺失了，可否再來信給我呢？

M-0347

男，36歲，基督徒，178cm，60kg，樣子平凡，尋有緣知己，九龍Shamshuipo郵箱88160號。

M-0348

如果你希望回應〈同話集〉內任何留言，請將每一封回覆信放在一個獨立信封內〔請貼上一元三角郵票〕，並在信封面上寫清楚你要回覆的信箱號碼，然後再寄回「九龍中央郵箱72207號，香港十分一會」，信封面上並註明〔Ref.: RPA〕，我們會馬上為你轉交！

有多少故事，從這裡開始

〈同話集〉留言信箱

讓我們留下片言隻語，任故事在這裡開始。憑著真誠和信任，總會找到有心人。不要將心聲藏在心裡，請把不多於四十字的留言（中英文皆可）寫下來，連同下列表格（資料絕對保密）及同等銀碼的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十分一會）寄九龍中央郵箱72207號或傳真至2679 3563，信封面請註明「REF:PA」，我們會替您把留言刊登於〈同話集〉內。回應您留言的信件將盡快原封轉寄予您。

姓名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Tel.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我選擇將我的留言刊登：

☐**一期：** *HK$50*　☐**兩期：** *HK$90*　☐**三期：** *HK$130*

CIRCUS CLUB

Happy Hours 11:30pm - 1:00am

Buy One Get One Free

CIRCUS CLUB

11/F., Ying Kong Mansion, 2-6 Yee Wo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2-6號英光大廈11字樓

Tel: 2576 9655/2576 5238